

盲城病歷

一、消失的方式

人們知道，人事物終將消逝，但 T 城的居民從沒想過會以這樣的方式發生。

猶如古老傳說的變形，女子向神祈求青春永駐，最後變成凝固的不朽雕像。女子以為保存美貌的方式是讓她的髮膚青春維持最佳狀態，永遠充滿彈性與光彩，但神讓她成了時間的絕緣體，以非肉體的質地，用另一種形式完成她的願望。

既然如此，萬物消失的方式不只一種，也不是太匪夷所思的事情。

例如可以讓它們隨著時間自行消失，一點一點和緩地瓦解，也可以讓它們更乾脆地消失在能見範圍之內。物是人非，或者，物非人是；取徑有異，殊途同歸。

這是盛夏的某一天，起初以為是眼睛本身出了問題，眼翳毛病或者角膜受損之類，當 T 城的居民因為莫名的視覺障礙，接二連三來到眼科醫生面前求助，老醫師透過厚重而淨亮的鏡片注視患者，陷入深深的疑惑。大致說來，這些患者非屬特定年齡層或類似職業，有芳華正盛的妙齡少女，也有邁入老年的退休人士，有日理萬機的領導階層，也有靠氣力謀生的血汗工人，他們的瞳孔對光線反應正常，眼部肌肉收縮無礙，不是外傷或者紫外線過度曝曬所致，也非細菌的感染或藥物過敏，除了略顯困擾的表情，這些人的眼睛裡外看不出異樣。

「你說突然看不見了？是怎樣的情況？什麼時候開始的？」醫生詢問眼前的男人，今天的第十三位患者。

「昨天起床的時候，」名叫蒙的男人回憶當時，猶存不可思議的悸慄感受，致令他感覺皮膚一陣涼寒，像爬蟲剛剛行過。「一開始以為是光線不足，或者剛睡醒眼睛迷糊，尤其我老是說那疊書像一團烏雲盤據在屋裡。但當我妻子打開燈，甚至以手電筒加強照明，我依然確定原本在書櫃裡的書，滿滿的書，已經失去蹤影。然而妻子告訴我，書安好如初，全數擺放原來的地方。我才意識到眼睛似乎出了問題。」

「除了櫃中的書從你的眼中消失，其他東西都還在嗎？」

「目前只有書『不見』。」

「此前有任何預兆或不適嗎？比如眼睛是否乾澀模糊或感到疼痛？」

「可說毫無預警。但有件事不知道有無關聯。那天醒來之前，我做了一個夢。」

「什麼夢？」

「醒來就忘了，只感到非常難受，像全身佈滿裂痕，起身後坐在床沿，久久無法擺脫悲傷，彷彿被誰離棄，卻沒法阻止，猶如親友逝去，從此死生兩隔。接著便發現，突然看不見櫃子的書了。」蒙回想起來，心臟隱隱作痛，不禁為失去夢的情節而沮喪，他找不到解釋現實的鑰匙。他下意識以右手靠近心臟，像準備保護重要的東西，卻又不知道是什麼。

「那些書對你是否特別重要？」

「不，那些都是我妻子的書，我用不到，但我擔心，可能在未來某一天，我

再也看不見任何東西。如此再也無法理解這個世界。」

尚無頭緒的老醫師整整衣襟，迴避地看向窗外，察覺遠處一團烏雲緩緩移近，他忍不住想，這個夏天的確曝曬過度了，需要一點陰涼與雨水澆灌這個乾燥許久的城市。

二、泡在霧裡的眼睛

蒙的妻子星目正在收看新聞，一則一則關於盲視的發病事件如一顆一顆不斷自水底浮升的泡泡，逐漸沸騰 T 城。雖然前幾天開始下了幾場雨，烏雲也未飄離，但天氣仍然熾熱，她感到體內水分也隨之降到最低水位，起身倒水的時候忍不住想，眼前所見所聞是否只是因缺水造成的蜃樓幻覺？一個月內，超過半數的居民都染上了這種失明瘟疫，患者人數持續上升，越來越多束手無策的患者被送到醫院，他們當中有些看不見眼前的書籍繪畫，有些看不見近在咫尺的花卉草木，有些連停在手臂上的蜜蜂蝴蝶，或踩在腳下的螞蟻蟑螂都視而不見。

對於 T 城居民突發的選擇性失明，各領域眾聲多音地爭論不休，專家普遍認為是超標的生存壓力導致。物價節節升高，一塊麵包的價格已逼近半日均薪，屋瓦比黃金還值錢。人們每日在變動的數字間跳躍奔跑，無暇停歇。當人全心投入奔跑，沿途景物便成了晃動的景象，如風中燈焰，轉眼即逝。對 T 城多數人而言，經過的風景都不重要，不必停留，只要快速地經過，然後將它置之腦後就好了。他們要的是更遠更美的願景。

於是那些不在目標範圍內的事物，就像處於眼球後部視網膜上的盲點，在這一區無法引起視覺。現在的 T 城，彷彿有位催眠師藏身幕後，對著這些人開了一個視覺的玩笑。

經過審慎的檢查與問診，得知這些「消失」事件具有以下特徵：第一，患者久未接觸（甚至不曾觸及）該物。這些物件與患者親密程度甚低。第二，患者發病前，都夢到遺棄或者被遺棄的情節。第三，一旦發生「不見」情事，即使回想起該物，迄今仍無法重新看見它們。

社會學家與心理學家聲稱，這是可悲的現代精神症候，警醒人、物之間許多早已斷落的連結。因為忙碌而忽略各種事物的存在，必須念茲在茲，才能重新喚起對那些事物的存在感，他們宣導患者應該時常指認物事的名字，「要克服選擇性失明，你唯有重新發現他們」、「準備好自己的心，而不是只有張開眼睛」，並須保持足夠的信心以堅持消失之物所在的位置，「不是只有眼前所見，才能證明存在」，總有一日，可能就在下一瞬間，再次眨眼便能重新找回失去的視覺和物事。因此這些患者時常喃喃這些物品的名稱，對著眼前的空蕩蕩，那情景像是在祈求一位不存在的戀人，又像誦唸咒語的信徒。

星目看著電視機中試圖喚醒視覺的患者，多麼滑稽的景象她想。他們不知道，他們喃喃的只是事物的名稱，一個表面的認知，而非它們的存在，而真實感受一個存在，像要從空氣中捏出具體形狀，也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他們也不知

道，自己是否確實想找回這些長久以來被他們無視的物件，或者只是因為，他們不想忍受「失去」的虧損感覺。

「真是微妙的心理。原本不放在眼裡，一旦意識到獨獨消失自己眼前，反而難以接受，變得在意，像自己被剝奪了公共財。」時事討論節目主持人有感而發。

「也許人擁有的不過是視覺而已，倘若過眼即是一種擁有，那些被迫或者潛意識自願無視的人們，便是被拿去了資產的一部分，只能拼湊想像，在心裡追逐已不存在的擁有。」另一名與會者這麼回應。

「看見也是一種權力，人們以視覺認領世界。現在讓人忍不住懷疑，這些患者不完整的視覺可以認識世界到什麼程度？另一方面，一些人則開始相信，這種疾病暗示不同的人最多只能看到這個程度，猶如每人體力有其限度。有時患者也覺得，『消失』的物件猶如鬼魂，不是每人都能看見。這種想法讓患者感到好過一些。」這人眨眨眼，環顧四周，確認眾人都看著他的臉，聽著他的聲音。

「視覺瘟疫或許也是好事，它讓我們知道什麼是更重要的，因此有些迷障必須掃除。」發言的人戴著眼鏡，鏡片閃過一瞬冰冷的光亮。

「如果那些『不重要』的東西消失了，失去了對比，人們還能體會孰輕孰重嗎？或許，『不見』反而凸顯其不可忽視。」

「選擇性失明將導致人目光更加短淺，這不僅是患者本身的問題，也是整座城市面臨的危機。」

「也可以說，『不見』的時刻給了人們結束，也給了人們開始。例如告別與放棄，例如重建與聚焦。也許此時也是重建身體認知結構的契機。」坐在中間的與會者試圖導向充滿希望的結論。

一名久久未發一語的與會者，比什麼都淡漠地回應：「這次的疫情，顯然指向那些早就察覺的症候，我們目睹這城市的許多問題，從來卻只動口而非動手，只是選擇觀看然後走過。我疑惑這些討論是否真有幫助，或使焦點更為離散？」此言一出，其他人像被冷空氣凍傷那樣僵硬了好幾秒鐘。

關掉電視那些似是而非的討論。對於星目來說，她並不為丈夫的遭遇感到難過，反而因為丈夫的眼疾，書變成她獨享的秘密，從此可以恣意翻閱，不必擔心被猜測。或許應該說，她不希望他看到的，是她沉浸在另一個世界，脫離於兩人生活的陌生的自己，好似她的裡面長出另外一具不為人知的身體。（什麼時候她已不像青春時那般向他敞開自己呢她不記得）當她看著書頁，在丈夫的角度看來，她的樣子與凝視桌面的髒污差不多，就算蒙猜測她正在閱讀一本書，看不見書的他也只能摸摸鼻子離去，假裝若無其事。她聽見蒙的低語：「反正我也用不到它們。」她聞聲抬頭，看見蒙快速離去的背影，像一隻逃避追獵的動物。

選擇性失明看似人對物事的離棄，讓那些東西變成撿不回來的垃圾，換個角度去看，何嘗不是物事對人們的反擊。用不到了，失去意義，因此它們躲藏，星目忍不住想，一邊伸手揉她因乾澀而泛紅發癢的眼睛。那天早晨之後，他們不討

論他的「不見」，反正比起其他逐漸消失在他們生活之中的種種，看不見幾本書實在稱不上多大的損失。

冥冥之中一股不知名的力量故意讓一些人的眼睛內構穿了洞，盛裝視野之內的物件不小心滑出，到了看不見的地方。選擇性失明的患者難免感到失落，像是眾聲喧嘩獨自聽不見，被無情地排擠在某個領域之外。星日看見，那些「不見」的東西，正在那些患者背後說著悄悄話，帶著不懷好意的笑意。彷彿面對蒙的難堪，也表現出視而不見的她一樣。

「如果眼前所見之物，和看的人沒有任何聯繫，看的人也無法接收其訊息，那麼人或許根本不需要看見這麼多，像負載過多雜物的房間，分不清其中到底有哪些東西。」蒙發病的那日晚上，星日在日記寫下了這句話，卻感覺有一個微弱的聲音想要反駁。

人都知道應當用雙眼去感覺，因為眼睛是感情的窗口，是大腦的燈籠。當觸目所見，便有東西流進身體裡，但有些人拒絕這樣的滲透。星日知道書的不見只是開始，她可以預測，丈夫也會一點一點看不見她。反過來說，她將一點一點地失去丈夫。

喉間乾涸如沙漠，星日感覺身體裡面有某物正在吸取水分，膨脹成原本的好幾倍，平常只是扁薄的存在，在大腦的相簿脫水保存，近日像鯊魚嗅到血氣，以迅猛速度膨脹。而既成立體，便如延燒的火，拍打無效。

閉上眼，她想起來，那年夏天，兩人的海邊，街上並肩的雨傘，煙花與夕陽，香檳和親吻，都是過往的青春，當時兩人眼中只映出彼此的身影，餘無所見。她記得他說他是他眼中最重要的風景，他們曾如此熱切以眼睛探索彼此的每一吋身體，而今除了疲憊的血絲，她已無法從他眼中看到更多。直到蒙罹患眼疾，星日更加確定，他的視野與她所看見的世界已是不同的光景，她張著眼，始終等不到他一雙瞳孔的反映，失眠已久的她也無法讓自己的眼睛閉上。

每天當蒙走出屋門，若是他回頭，他會看到她的面容在屋子的陰影下，模糊得如一枚逾期的郵戳。而她始終沒有勇氣告訴丈夫，令她感到疲倦的並不是生活的重複，而是住在同一間屋子的兩人，如此靠近卻看不清楚對方的面貌。

星日又倒了一杯水，同時感覺到，體內有一種渴，喝下再多水也無法痊癒。（這一天，T 城同時有七位妻子失去了丈夫的注視。而停在 T 城上方的烏雲仍無散去的跡象，不時降下雨水。從天空往下看，T 城被層層堆疊的霧氣所掩蓋，無從辨析其中的細節。）

三、重建視覺秩序

過了一陣子，選擇性失明的患者明顯減少，並不是患者紛紛康復了，甚至有些患者「不見」的物件增加了，被無視的對象不僅是物品，更擴展至活生生的人。然而，這些選擇性失明者卻日漸安心接受了眼前之物消失的事實。在餐廳裡一樣能如常吃飯喝茶談笑喧嘩，沒有人爲了看不見空間細物而失控哭泣，食不下嚥；

在路上一樣能神色自若闊步向前，不因看不見聳立的高樓大廈或飄揚的旗幟而黯然神傷，潛然淚下。隨著患者的增加，民眾的恐慌反而降溫，病發造成的個人孤獨感越來越少，根據官方統計，73%的 T 城居民願意相信，視覺瘟疫的發生，是幫助他們清除不必要之物的視覺演化，是種自然而然的良性趨勢，如此他們能夠更專注於其他重要的物事之上。

彷彿爲了安撫大眾，樂觀的醫界研究者宣稱，因爲生活空間的灰塵雜質無所不在，人們接受了各種過敏症的發生，視爲體質的調整或屈服；同樣地，由於眼前的世界總令人眼花撩亂，身體自然有其調適的機轉，篩濾那些會造成眼睛過多負擔的繁物。一旦看不見那些先前便不甚在意的存在，也便容易習慣它們的缺席，彷彿原本這些東西從未出現，當然也無從影響生活。

然而，這種說法究竟是無奈接受現況的自圓其說，或道出一種現代身體演化的可能，都不能掩飾，人的身體確實朝著淪陷的曲線而去。但若高血壓和體重、血糖的標準值不斷寬鬆，可以降低民眾的恐慌，同時也能支援豐食經濟，何樂而不爲？

有些心理學家與社會學家則發覺，這種病症造成 T 城居民更缺乏機會接觸自己不感興趣的領域，在選擇性失明的催化下，這些患者的生活習慣恐形成更大的偏斜，更理直氣壯地拋棄他們從未正視，或者早就厭煩的人、物。同時，零星出現有心人士刻意偽裝的無視行爲，也帶來更多的紛爭與困擾。例如當日先生對著幾個月不見的月小姐說話，月小姐卻置若罔聞，面不改色，彷彿她眼前只有一團空氣，日先生無從判斷是前妻的心裡根本沒把當他一回事，抑或是她拒絕溝通的手段。爲此，政府相關部門召開多次會議，卻未找到遏止的辦法。

窗外一直是霧霾密佈的天空，降雨的時間也增長了，T 城上方的烏雲體積越來越大，像一群飢餓已久的烏鴉盤據注視。

對於流行性眼疾，晶一點也不感到恐怖，她早就深刻經歷過被人無視的經驗。求子心切的母親不願接受得女的事實，認爲那是迫使那個男人外遇離去的最後一根稻草，於是假裝晶不是她的女兒，試圖抹消她的歷史，似乎如此便可忘記這個痛心疾首的傷痕。母親雖給予基本的衣食，卻如豢養動物（甚至稱不上寵物），大多時候，她不在母親的視線範圍之內。不只渺小，她是連渺小也算不上。晶知道，她不過是母親一個刻意遺忘的夢境。決定看不見，是爲了不勾起生厭的回憶。

但晶不願自己的存在代表母親的失敗，有一段時間，她嘗試改變遭到無視的情況，她製造許多聲響，把門窗啪碰啪碰地關上，讓鍋碗瓢盆在水龍頭的激流底下碰撞，並大力印下自己的足音，然後端坐母親身旁，目不轉睛看著她，看到視線模糊，看到眼睛發痛，滲出淚水，看到整間屋子的灰色空氣彷彿全部壓在自己的胸上，壓得自己幾乎不能呼吸。

「你知道我在這裡嗎？」她聽見自己的聲音如同走調的老舊樂器。

母親仍然無動於衷，甚至連抬眼都不曾。彷彿房子裡始終只有她一人的聲息。那種缺氧的滋味，至今仍在她的心上綻裂一道缺口，有些東西斷續從心的裂

縫洩出，呼吸時隱隱疼痛。她後來習慣低淺地吸進空氣，屏氣如同潛入他家門戶的暗處身影。

她感到被母親無視的自己，在這間房子被剝奪了身體，成為無形無軀的魂靈，原來人必須被看見，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她想，自己真是母親心中的鬼了，更或者，她真的不見於世，生存只是自己的想像。於是，她在一段無望前進的關係中退回陌生的位置，像房東與房客的關係。這段廢氣般的灰暗曾經佔據夢境很長一段日子，她將記憶上鎖，關閉聯繫，說服自己麻木無覺可以好過一點。長久以來她也已厭倦人們那種時而結盟，時而疑心，時而疏離，時而依賴的人際循環，人與他人的關係不過像偶然落入手心的花瓣落葉，不可久恃，有其鮮度，或者放手就散了。

她變得越來越像寡言的母親。無人來電或按門鈴，就讓自己緘默整日，除了工作需要，也很少打電話給誰。想待在更加黑暗的地方，夜幕降臨才出門，總是低著頭走在路上，像一片雲，偶爾沾上一些城市的灰塵。其實她早就髒了，晶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一個裝了污水的瓶子，久久無法澄清，也不願讓其他成分注入。

不久，晶也感染了失明流行症，她「不見」的對象是路人，那些非親非故、擦肩不識的陌生人，在她某次外出用餐時，不知何時突然消失在她的視野之中，當她偶然抬頭，整條應是人車雜沓的街道，變成被人清場的乾淨佈景。

「看得太多對身體有害。看不見這些陌生人之後，我到底有什麼會真的失去呢？他們本來就可有可無。至少，我還能看見商店裡的店員和你。」晶對醫生這麼說，她知道這一天遲早來臨，毋須意外。

頭髮斑白的醫生看著她的眼睛：「有時候，人一旦失去了外界的所有羈絆與牽連，也便失去生命的重力，那恐將使你的星球開始剝離碎裂，最終失速墜落。」說這句話時，醫生想起好多年前，自己也曾經有一段陪伴黑夜的時期，被一條繩索遺棄，以為自己會墜入萬丈深淵。因此，他不禁說出逾越眼科醫師該說的字句。

「有時候，失重也是一種自由的飄浮。也許比起費勁抓住人際的枯索，早早洞悉其中的徒勞對我更好。」她早就察覺，有一部分的自己早已死去，像不堪負荷的機體，必須拆解部分零件以減輕負擔。

醫生停頓了幾秒：「人自以為看得清楚，像陽光能照亮一切，其實只是無意識地投射目光。」

「你怎能肯定個人的心象不能反映世界的真實？」

「當你認為人性無所憑依，這種一概而論也意味你無法捕捉到各個角度的訊息，人性的脆弱，常常來自一廂情願的誤解，並且任其變形與蔓延，生長為心的荊棘，令人紛紛走避。」

「也許你的說詞也非絕對真實。」晶轉動她的頭，看向天花板白熾的燈管。

「過度沉浸在生命中的單一事件，容易讓人忽略存在的狀態。像高聳入雲的樹偶爾忘記自己紮根於土壤。」

「我在別人的眼裡像一片魂靈，是否忽略存在已不重要。」

「就算是魂靈，魂靈不需要由他人的眼證明存在。」

晶不自覺拉緊衣襟，像是想堅持自己的信念，又像被人洞悉而不得不做出防衛姿態，她的視線掠過滿佈醫療器物的診間，落在醫生難掩歲月痕跡的眉眼。

老醫生看著眼前的女孩，一度碎裂得無從拼湊，仍存微弱期待，像碎瓶破罐渴望回到陶土的可塑，過了半晌，他瞥了腕上的錶，對著她灰暗的黑眼圈說：「也許你需要先好好睡一覺。」

晶走出醫院，缺乏人氣的城街似乎也失去了原有的色彩，顯得無味。她望見一只紅色的氣球冉冉升空，自由而孤獨的身影，令她忍不住打了個嗝，感到體內的空氣逐漸膨脹，內在的氣壓迫她踮起腳尖，似乎即將變成另一只氣球，朝天空飄去。

「你知道我在這裡嗎？」街上川流移動的人群彷彿聽見角落的空氣裡傳來這樣的聲音。但他們不是匆忙走過，便是低著頭，盯著掌中那個號稱能夠連結全世界的長方盒子。這個萬能的盒子讓人看不到實體人物也無礙訊息交流，人們相信，從這個發光的盒子，他們能夠看見所有人。

最終，空氣從心的缺縫洩出，一個固執的念頭攫住了晶，或許是醫生那催眠般的聲音，也或許是忽然想起母親肥大卻又單薄的背影。她站在粗礪的地面，雙手下垂，吐出一個悠長的嘆息。

四、T 城正在消失之中

雖然 T 城的人一度認為盲於自己不在意的人、物，於生活並無大礙，但是隨著此次疫情不見好轉，眼疾幾乎蔓延全城，人們漸漸滋生迷惑。當人們遍尋不著物件，會忍不住懷疑究竟是東西藏於某處，或者根本是自己看不見。就某個角度而言，或許兩者也沒什麼不同。到底是看不見的那方比較不幸呢，還是被無視的那方比較不幸呢？是看見的東西比較重要呢，還是看不見的比較值得掛心？有一段時間，T 城居民不免陷入了這樣的困惑。

「T 城走入奇妙的盲視時期，展開一個每人眼前所見均不相同的奇異空間。」頭版斗大的新聞標題如此寫著。部分學生看不見上課的教師，只看見不斷移動的粉筆與生出字跡的黑板；少數醫生能正確判讀手上的檢測數據，卻看不見他的病人扭曲的臉孔；一些為人子女的 T 城居民，竟看不見自己的雙親（有些人則只能看見單親），只看見桌上的膳食與紙鈔；有些人共享早晨的日報，卻發現彼此能讀閱的篇幅不同，簡直到了難以交流對話的程度。

不少富有的人先後戴上了墨鏡，不論白天夜晚，室內或是室外，當他們發現自己走進銀行或餐廳，只能看見和他們一樣西裝筆挺、散發香氣的人士使用各項服務，住宅周圍也不再出現缺乏禮教的次等居民，他們一方面對於看不到這些次等居民感到清淨，一方面又擔心他們是否會察覺他的眼疾而伺機圖謀，因此湧生遮蔽自己眼睛的念頭。

偶爾，聽聞某間工廠的老闆不再親臨生產現場，而是透過麥克風將他的指令送進員工的耳裡，敏感的員工早已察覺財大氣粗的雇主流露的端倪，「他不再能

直視我們的眼睛。」一人在麥克風聲音停止的時候這麼告訴旁邊的同事。另一名員工則說：「他本來看見的，就只有生產線。」

T 城監獄的一位看守員也發生突然看不見獄內囚犯的情形，不知道囚犯或蹲或臥，是處之泰然還是皺著臉孔咒罵。即使發生什麼騷動，一記揮拳，或不懷好意的伸腿，他也只能任憑騷動自眼皮底下溜過。當這位管理員看不見囚犯之後，他確信自己才是被囚禁的那方，被這些人圍繞在這個不見天日之處。最後他因精神不平衡被送入與外界隔絕的病房。

「那時候，人們無法選擇，只能接受物件的不見，這是時勢使然，沒有辦法阻止它的發生與停止。」T 城居民無奈說出這句話的時候，還沒有意識到其中亟欲撇清責任的氣味。

過了很久很久，當陰霾成爲 T 城唯一的天氣之後，當最後一個罹患選擇性失明症的患者的名字也不被記得之後，T 城的人發覺，盲目和無視容易令人混淆，但已不令他們感到困擾，他們認爲那是習慣帶來的安定，即使視野內的物件自行掉落，卻不再引起任何失落的痛楚或困惑，人們在鏡頭前微笑地說：

「這是擺脫它們最輕鬆俐落的方法，如此我們才能負擔起剩下的其他。物件若無法吸引我們的眼睛，那是它們的問題而非我們。」

「我們不在乎少看一些，這樣可以釋出空間，維持更好的生活品質。你知道，看了煩心的事物已經夠多，部分東西自動不見，而後讓人忘記，這爲許多人帶來了一絲希望。」

「我們的睡眠越來越少被夢佔據，或許也是因爲需要被看見的東西在醒著的時候一目了然，不必到夢裡尋找。」

T 城的居民相信這種轉變有助於現代人長久以來用眼過度和生存壓力的問題，他們感覺眼球越來越輕盈，原本稱之爲病的現象，最終成爲 T 城人的特徵。當鄰城的記者想多問一些什麼的時候，卻發現自己的身影也在他們的眼瞳之中逐漸淡去，如水變成蒸氣般失去形體，促使他們不得不倉促結束這場訪問。

「T 城的人真正看不見的，是自己的心眼。」隔日鄰城的報紙下了如此標題。

根據環境考察的結果，T 城上方的烏雲由城市日積月累的廢氣所供養，一日成形便久積不散。沒有人能證明烏雲的佔據與選擇性眼疾之間的必然聯繫，卻無法否認，城裡的廢氣是灰色的霧，早已使他們看不清楚物件的本色。環保單位也建議，在 T 城區域的民眾，如果出現眼紅或咳嗽等不適，應減少戶外活動，避免讓自己的眼睛接觸到外面的空氣。

星目與晶，及其他還收集夢的男女和孩子，在 T 城進入長期的眼瘟疫時期之後，開始強烈地懷念日光與清新的空氣，在邊緣地帶的他們不約而同相信，現在的 T 城若能再次得到日光的照拂，居民會明白看清一切的可貴，並且有機會治癒眼睛的痼疾。他們常常仰望，即使知道他們的目光無法穿透灰厚雲層，即使知道，有些早衰的枝桠到了隔年春天也不會再長。他們知曉，期待恐怕徒勞，T 城人視野中的物件仍不斷消失，不斷消失，直到他們再也看不見彼此。